

## 客从何处来

溪美村位于福鼎市东南部,地处店下、沙埕两镇交通要塞。根据史料记载,早在4000年前,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息。据《高氏宗谱》记载,唐代始祖高氏肇基林西桥,而后历代溪美先民沿林西桥官道繁衍发展,并自成一条街道。传闻这条街道在繁盛时期,曾建有客棧、酒肆20余家,光是通往各地的船只就有百余艘,当年之发达为它赢下了“小杭州”之名,并沿用至今。

听家里长辈攀谈时提起,百余年前,我的太爷爷为了躲避战乱,从浙江灵溪举家搬迁至福鼎,先后辗转多地,最后选择在热情好客、兼容并包的溪美村安家落户。自此,家族也得以这个陌生的村子落地生根。

“落地”确然是“落地”了,可是生根却也未必。在这个异地他乡,太爷爷既没有地,也没有房,一家子的生计也就成了问题。

落地不生根,那就像雪花一样,沾了地气也就化了,是万万不能的。

为了生存,太爷爷让他的四个儿子全去学手艺。除了老大成了大夫,余下的三个都成了与鞋子有关的手艺人——老二成了鞋匠,老三老四则成了补鞋匠。如今想来,这大概就是我们家的生存智慧,不论天气好坏,不管人们买新鞋或者换鞋修鞋,全家总是能混到一口饭吃,活下去。

家人描述的最多的也是那个场景,我的爷爷挑着修鞋的担子游走在店下与溪美之间,街道或田埂,廊檐下或小桥边,不论是大人或者小孩,见了他都要喊一声“阿吉师傅”。

其实爷爷的本名并不带“吉”字,他在家排行十二,家里

人都以“十二”唤他。在闽南语里,“十二”音为“扎吉”,福鼎乡亲总喜欢唤人“啊X”以示亲近,叫的多了,就变成了“阿吉”。爷爷欣然接受了这种善意,高高兴兴地帮人修了鞋,换取一些工钱。欢喜了便去买两盅酒,喝醉了便是一躺,晒着日头呼呼大睡。

听说我的出生也在溪美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我妈怀孕后期,小小的身子,肚子大的见不到脚尖儿。那天早上,我二哥先出了娘胎,半个小时后我才呱呱坠地。没过几天,溪美村上下,甚至连店下人都得知,“阿吉师傅”家里多了对双胞胎,还是对龙凤胎。一胎儿女双全,是天大的福气。那几天,好多村民挤到我们家来看新生儿。我后来还跟我妈打趣说,我和二哥大概就是“出生即巅峰”。

我出生以后,我爸也成了手艺人,一个脚踏实地的建筑师。

我妈一个人带着我哥与龙凤胎,颇为辛苦。热情的左邻右舍、叔叔婶娘们也就成了我和二哥的“玩伴”。时至今日,他们见到我还要逗我,说当年我如豆芽菜一般瘦小,可是哭声震天,一张嘴,整条街都能听到我的哭声。

我和二哥都很爱在溪美街上晃,我妈也很放心,都是左邻右舍,我们年纪又小,不敢乱跑。可有一天,二哥却打破了家人对于一个四岁孩子的认知。

那一天,二哥一个人从溪美街头



走到了店下,家人为了找他把整个溪美都“翻遍”了。直到黄昏时,一辆拖拉机停在家门口,二哥才睡眼惺忪地从车上下来。

据司机师傅说,他在去店下的路上,看到一个小孩一边走一边哭,一边哭一边走,他停下车子问他,“你是谁家孩子啊?从哪里来的?”

“溪美走来的……阿吉师傅家的。”

这件事成为邻里一段时间的谈资,家里人反复说起,每每说到最后,都要总结陈词:如我二哥这样头上有两个旋的孩子,天生反骨,皮实。

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全国掀起一股全民经商潮,当时有成百上千的溪美人背井离乡,前往厦门、深圳等地谋生。我的父母也成了其中一员,他们没走太远,只到桐山。

我始终觉得,我们于溪美或许只是客人。人生若有四季,春天来了,我们越过微风与它相会。到了秋天,我们又走了。

多年后我成家立业,又回到溪美。那时我也把自己当做客人,在街头游走,顺着父母给我的提示去寻找儿时的记忆。在那所几经转手的老房子跟前,我伫立着。

有面目慈善的老人家问我,你是从哪儿来的?找谁啊?

我笑着回答他,这是我以前家的老房子,我姓余。

他看了我一会儿,喃喃道:“哦,你是阿吉师傅的孙女啊?龙凤胎嘛?啧啧,你不说

我都没认出来,都这么大了啊?”

三十年倏忽而过,我的眉眼却写着我的姓氏。

我以为我是客人,可这个兼容并包的美好村庄将我的姓氏写在了它的土地上。

从前总有朋友问我是哪里人。我总会很骄傲地告诉他们,我是店下溪美人。我告诉他们,溪美是个很繁华的村子,而我家占据了整个繁华村子的大半条街。我告诉他们,在我很小的时候,从街头走到街尾,需要走上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。

那天,我用我自己的双脚真正丈量,和抚触这块我三十年来再未走过的村子,我才发现,溪美村不大,这条街也并不长,只是当年三四岁的我太小,步伐不稳,晃晃荡荡地走在这条街上,半天也走不出这个小世界。

可是,溪美村又太大,这条街又太长。我走了以后,花了三十年的时光,才又站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。

三十年时光倏忽而过,“阿吉师傅”也已经离开我们十几年了。

溪美村依然静谧悠然。岁月不曾苛待她,它用一笔一画为这个村子描绘着美丽与独特,寂静和温暖,描绘成一幅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美丽乡村画卷。

我来自这里,却曾经远离她。多年之后,我再次回到这里,新奇地打量着她,心底里却无比熨帖。

溪美,此刻,就在我唇边、在我齿间,平仄有声,盈得我眉间心上的欢喜。

沿溪而上,我寻到了我的来处,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的归途。

(余静如/文 余建平/图)



## 国际南音展演在南安举行

据东南网报道 7月1日,“武荣风华 南韵薪传”2023年南安市国际南音展演在当地举办,近50家海内外南音社团600多人齐聚一堂,以曲会友。

海内外校友同台共同演绎大合奏《一身爱到君乡里》,拉开南音展演序幕。随后《百鸟归巢》《风打梨》《直入花园》《春光明媚》《感谢公主》等22个曲目轮番上演。组委会设立多个会场,来自各乡镇的南音队伍为民齐奏。

本次活动由福建省文联、泉州市文联指导,福建省曲艺家协会、福建省文学艺术对外交流中心、南安市委宣传部、南安市委统战部、南安市委文联、南安市委文体旅局共同主办。当天下午,海内外资深南音学者和南音非遗传承人代表围绕“当代南音的传承创新与国际传播”的主题进行学术交流。

(陈尹荔)

## 闽台青年茶盏文化节在建阳举行

据《闽北日报》报道 6月30日,“盏旺未来 茶香两岸”盏缘·第三届闽台青年(建阳)茶盏文化节在潭举行。

此次活动由南平市建阳区融通茶盏文化交流中心、台湾中华茶文化协会、南平市建阳区建窑建盏协会、南平市建阳区茶业协会主办。活动为期3天,近60名台湾嘉宾参加。

开幕式上,两岸相关协会和企业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,为从事茶盏文化交流活动志愿人士颁发联谊使者荣誉证书。活动期间,活动主办方还将组织两岸青年开展建盏拉坯和茶道品茶能手比赛、建盏文化主题踩线活动等,让两岸青年共同探寻茶盏文化,感知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蓬勃生机,增进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。

“建盏真漂亮,给我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!”台湾青年翁鸿在参观中国建盏展示中心后,忍不住发出惊叹。

南平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陈善平参加活动开幕式。

(陈颖)